

旅人凝望

穿梭在港珠澳跨海大桥

□王经华

新年伊始,我从冰封雪盖、寒风凛冽的洛阳,来到了温暖如春、繁花似锦的珠海。这一次的主要目标是参观港珠澳大桥。因单纯的游桥观光预约不上,只好选择了香港一日游。早八时许,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广场上人头攒动,挥舞着各色小旗的导游们,引领着一拨拨的游客缓缓进入入境大厅。

大约半个小时光景,我们登上了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右舵驾驶位上,司机轻松地驾驶着车辆出站上桥。港珠澳大桥在我们的脚下向着东北方向一直伸向遥远的天边。巴士沿着单行三车道最右侧一道前行。我的座位恰又在右侧靠窗。随着车速的加快,楼房和远山渐渐退去。海水在微风吹拂下荡起涟漪,水天一色,苍茫浩渺。太阳已经升高,海面上波涛翻滚,金光闪耀。汽车像一艘客轮,静静地航行在海面上。人们遥望海空,窃窃私语,秩序井然。以大爷、大妈为主体的游客们一反平日的喧嚣,轻声细语,彬彬有礼。

港珠澳大桥西起珠海、澳门,东至香港,横跨伶仃洋。南宋宰相文天祥

曾有诗《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年文天祥在海丰与元军作战失败,元军俘获并押解他到伶仃洋对面的新会劝降宋军残部。文天祥拒不投降也不劝降,在伶仃洋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绝命诗。他的慷慨赴死与后来在新会雷山十万军民的跳海殉国共同叙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伶仃洋八百年来,因文天祥的千古绝唱刻入了无数人的记忆,如今又因世界第一桥的横空出世再次引起人们的热议。邻座上一位中年男子感慨: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建筑规模、施工难度、建造技术都是顶尖的。过去乘车去一趟香港咋着也得几个小时,现在只需三四十分钟。太不可思议了!

进隧道了。这是一条低于海底四十多米的隧道,全长约六千米。出了隧道,从左边车窗可以看见远处停着不少飞机,有位游客说那是香港机场。也正是因为机场的缘故才在这本应架桥的地方下挖了一条深深的隧道。因为

桥建高了,影响飞机起落;桥建低了,又影响大船的过往。这条深入海底的隧道巧妙地实现了汽车与飞机、轮船的立体交叉。这条隧道的建设极不容易,地质复杂,耗资巨大,困难重重,而这些都没有阻挡住大桥的畅通,谁叫咱是中国!

从香港返回时,已是掌灯时分。港珠澳大桥上灯火通明。整个大桥像一条蜿蜒腾飞的火龙。

我的港珠澳大桥游结束了,但心里还留下了些许遗憾。总觉得还没看够。翌日,我独自一人来到口岸,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捡”一张观光巴士车票。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没有谁愿意退掉使了很大气力才约上的观光车票。售票员看到我失望的样子,给出了个主意,说可以乘船观桥。我喜出望外,立即奔向了码头。

游船开了,站在三层的观景台上,从另一个角度再次与港珠澳大桥渐渐近。那厚重的桥墩,那宽大的桥梁,那高高的桥塔……岂止是一个“壮观”了得!尤其是游船自桥下穿越的那一刻,抬头凝视,顿感震撼。港珠澳大桥所处的伶仃洋一带是全国最大的海豚保护区,对防污降噪要求极严。说到海

豚,导游指着大桥中段的那三座桥塔问我们那像什么?有人脱口而出:“海豚!”导游告诉我们,大桥共有三组桥塔。大桥的这一段称江海桥。这里有三座桥塔。中间一座高一百零九米,两边的两座分别高一百零八米。塔身呈海豚的样子。临珠海的那一段称九洲桥,两座桥塔状若帆船。临香港的那一段称青州桥,两座桥塔则为中国结。

游船在桥南折返,缓缓从桥下回到桥北。举目眺望,忽然想到,这北面不远处不就是我们前几天刚游过的虎门大桥,虎门炮台吗?导游说,没错。伶仃洋海域北自虎门,南至香港、澳门一线。现在看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可近代曾是硝烟不断、炮火连天呀!曾几何时,列强们的坚船利炮从这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一艘艘满载鸦片的大船,快艇从伶仃洋鱼贯而入。大量的真金白银,和着中国人的血泪从这里流向远方……

然而,今日之中国已不再是昨日之中国!不信,你看这雄伟的港珠澳大桥,你看那香港世贸大厦前的五星红旗,看那湾仔码头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漏斗楼”营地!

尘世写真

开在尘埃里的花

□张少刚

小区门口经常有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在收废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次在收废品的间隙,他手里总拿着一本书,在专注地阅读。阅读一会儿,他合上书,脸上露出微笑的神情,好像在回味书中的精彩内容。

那天,我把家里的饮料瓶整理了一袋,送到他那里,问他:“你喜欢看书?肯定很有学问吧?”他笑笑说:“有啥学问!只是爱看书罢了!偶尔写些小文章抒发一下心情。”和他聊天得知,前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干不了重活,只能靠收废品来补贴家用。

学校附近有个建筑工地,在这个以男人为主的工地上,有个叫玲的女人穿梭其中。玲身材高大,有把子力气。她老公不想让她出来干活,可她闲不住,就和老公一起在工地上干活。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走到路上,碰到了迎面走来的玲,她一手拿着麦克风,一手提着个音响。我问她这是要去干啥,她说去练歌。“练歌?你干了一天活,不累吗?”我惊讶地问。“咋会不累?可俺喜欢唱歌,一天不唱,总感觉像少点啥!”玲笑着回答。也许她唱歌纯粹是自娱自乐,也许她唱歌是为了缓解一天的疲劳,也许她唱歌是还有更大的梦想。不管怎样,至少唱歌那一刻,她是快乐的,是幸福的。

我到饭店吃饭,看到一张餐桌上坐了四个农民工模样的年轻小伙子。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干装修的。仔细一看,其中一个小伙子好像是同事的弟弟小豪。我试着叫了他的名字,他抬起头看到我,笑着说:“张老师,你也来吃饭啦!”小豪起身从柜台上拿了一瓶酒放在我面前,我推辞说不喝。“我和几个朋友组建了一支装修队。今天雇主给我们结算了工钱,还多给了500块,说我们的活干得不错,提前完工……”他兴高采烈地说。

我想起那次去同事家,看到小豪的样子:嘴里叼着烟,手里玩着手机,同事和他父母都在劝小豪出去找份工作,不能总待在家里吃闲饭,可小豪理也不理……记忆中的样子和眼前这个积极上进的小豪简直是判若两人。

收废品的男子、工地上的玲、同事的弟弟小豪,他们勤劳朴实、乐观向上,都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他们的微笑是那样的纯净、自然、美丽,这些微笑是一朵朵开在尘埃里的鲜艳之花。

往事重温

越嚼越香的玉蜀黍

□宋光耀

玉蜀黍是儿时除红薯外的第二大主食,天天都要吃。面汤、糝汤、烙馍、面条、面干儿、窝头,都是玉蜀黍的美丽转身。

煮面干儿我比较喜欢吃。往玉蜀黍面里掺一点白面,用热水和均匀后,在案板上揉一段时间,最后把面搓成一根胳膊粗的长杠子,用刀切成半指厚的薄片,就可以下锅煮了。和红薯一起煮熟的面干儿,香、甜、劲、滑,每次我都能吃好多,经常撑得连路都不想走。母亲有时会多做一些,煮熟后,捞出来一部分,摊开凉一下,下顿饭时,放一点油,用葱花、蒜瓣一炒,又是一番别样的味道。

窝头最有味道,虽然吃着有些糙,凉了以后还有些硬,但它酥香、耐嚼,越嚼越有味,嚼得久了,还能嚼出油的味来。正月十五,母亲做的灯盏馍最好吃,做法虽然和窝头差不多,但经过香油的浸润,香味自然浓厚得多,每次都是一点点掰着,慢慢吃,恐怕囫圇吞枣吃了,没充分品到它该有的味道。

嫩玉蜀黍最香甜。玉蜀黍完全成熟的时候,是每年的10月初。其实,9月的嫩玉蜀黍就可以煮着或烧着吃了,可大人们不知道去享受这美味,非要等到它长老了,才开始收回来,这时,才把那些发育晚、发育不全的、大都像老象牙的嫩玉蜀黍煮了吃。他们不吃倒也罢了,还专门派了几个老头去看着,防止俺们这些“小盗贼”去偷。

每到这个季节,看着那棒槌大的玉蜀黍的红缨在风中飘舞,我都觉得是在故意诱惑,禁不住想去弄两穗吃吃。全村几百亩玉蜀黍,偷几穗还是很容易的,但想把它弄熟并不容易。家里肯定是不敢拿回去的,在外面的办法只有烧。可一点火,就会有烟,很快就会被看护玉蜀黍的老头们发现。这些老头都是村里爷字辈或老爷辈的,特别负责任,一逮住俺们就告诉队长,队长又告诉老师和家长,到学校挨批评,到家说不定还得挨打。

吃过几次亏后,大家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把偷来的玉蜀黍先埋起来,开始烧火,老头们很快就来了:“小兔崽子们,又偷玉蜀黍!”“没偷!没偷!”老头们不信,四处寻找未果,又回来审问:“没偷玉蜀黍,点火干啥?”“烤火要哩。”“大热天烤火,一群球孩子!”老头们嘟嘟囔囔背着手走了。看他们走远,大伙扒出玉蜀黍,放到火盆里,开烧。

冬季和初春,农活较少,母亲在纺花、织布的闲暇,会炒几回炒豆给我打牙祭。炒炒豆一般都是炒玉蜀黍,这时,搭在架子上的玉蜀黍经过风吹日晒已经彻底干了,拽下来几穗,剥两三碗籽,将一碗沙子放在锅里炒,等把沙子炒热,放进玉蜀黍,用铲子反复翻炒,不一会儿香味就飘满了全屋,伴随着“叭叭叭”放鞭炮的声响,有些玉蜀黍就开花了。炒熟后,过滤去沙子,就可以“嘎嘣嘎嘣”了,脆、酥、香、甜。抓两把装进袋子里,到街上会有一群小伙伴跟着。

爆米花,俺们那里叫崩炒豆儿,也是玉蜀黍的一个美丽转身。现在街面上不时还能看见这种原始的“粮食放大器”,随着震耳欲聋一声巨响,一股白烟冲天而起,一碗玉蜀黍就变成一篮子爆米花了。

其实,玉蜀黍远没有小麦和大米那么细腻、适口、甜润,也没有小米和豆子那么清香、醇美,但它在那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所承载的重量,总让人觉得越嚼越香,回味无穷。

雪后

张光耀 摄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85

电子信箱:lydaily618@163.com

选稿基地:洛阳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洛阳网·摄影天地

时令走笔

早春的信使

□陈建东

农谚: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立春刚过,我信步来到了洛浦公园东段,但见洛水清清,野鸭戏游。河边的柳树,十来天不见,僵直的柳枝已变得柔软了,且开始泛绿了。柳树苏醒了,春姑娘来了,这烟柳真不愧是早春的信使啊!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从前家乡的岸柳来。它们生长在河边堤上,粗壮的树干都有小孩子的腰那般粗,沿河两边是成排的柳树。柳树喜水,长在岸边的柳树,根须可以伸进河床泥土里,充分吮吸着河泥的营养,一棵棵的柳树长得根深叶茂、干壮枝肥,它们起着防洪固堤的作用。

住在岸上的乡亲们眼瞅着柳树长出嫩嫩的黄芽,拿根带钩的竹竿,挎个篮子,来到柳树底下,用竹竿将一根根的枝条拧下,再用手轻轻把芽一捋,带回家用清水淘净,再用开水一烫,控去水,滴几滴芝麻油,撒点盐,放少许五香粉,或当凉菜吃,或蒸柳芽包子吃,新鲜味美,好吃极了!

“吹面不寒杨柳风。”顺河的暖风将我的思绪拉回来。望着河岸上棵棵烟柳,我的眼前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画卷:蓝天白云倒映水中,清澈的河水里倒映着一根根碧绿的柳枝,微风拂动,柳枝翩翩飞舞,恰似靓女的发丝在飞舞,把平静如镜的水面搅得起了涟漪。草长莺飞,天水一色,如诗如画。三三两两的游人身着艳丽的春装,或谈笑风生,或翩翩起舞,或放声高歌,或红梅下留影,十分地惬意。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哦,这不是唐朝大诗人贺知章穿越古今,站在洛浦公园的岸边,声情并茂地咏诵《咏柳》吗?

我忍不住笑了。

河洛览胜

寻道老君山

□潘新日

太清观

北魏的香火还在延续,延续成绵延的云海,带着雾……

金顶灯火辉煌,把秋夜当作一页白纸,一字一句写上《道德经》金色的文字,让峡谷、奇石、树林诵读,与之相伴的,还有秋风里萌发的意向,还有清亮的诵经的声音。月色,薄得透亮,用星星的光亮打开顿悟。道教繁盛,尉迟敬德不再监工,留下太清观上的铁瓦和我对话。

老子已经骑青牛而来,八百里伏牛山道法自然,和北魏、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仅有几座山的距离。白鹤,站在枝头,站在历史的空白处,用洁白的羽毛补发新词,涂去旧日的负累。

下雨了,雨点都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都是玄之又玄。当枯树都长满菌菇,这些神奇的肉身,披着道袍,让刀刻过的篆书和它一起生长。

太清观巍然屹立,金碧辉煌,铁椽是它的骨头,铁瓦是它的鳞片,我可以在大殿下的青苔上找到唐朝的水、明朝的雨,在光明中循着老子的足迹,修道、布施、隔岸观灯,谁用烛火映出行者的身影,我就为谁掌灯,直到秋叶凋零。

在老君山、在金顶、在太清观,

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用寥寥数语刻意修习,千山百崖都会在四季的轮回里重生。

灯光秀已经开始,香客朝拜的圣地用石阶,一步一步地登上金顶,彻夜的霓虹,把流浪的心泊在《道德经》的章节里……

十里画屏

沿着崖边的栈道行走,你就走进了画里。

可以是刀劈斧削,可以是犬牙交错,也可以披绿挂红,雄伟壮观,多姿多彩。千年万年,几枝野花,在树的下面修道。

一只鹰在天空盘旋,花岗岩在树林的簇拥下和它对话,说话的声音很小,似乎在说:“道可道非常道。”

我们不需要仰头,只管走,只管在一步一景、步移景换的意境里赞叹,赞叹山的俊秀、水的丰美、雾的朦胧、树的多姿、花的多彩,所有的山、所有的植物都是道家的标签。

“一山一道一幅画,一步一景一洞天”,美没有尽头……

细雨斜斜着,这些无声的语言,不动声色地讲述画中的景致,朝着诗歌的方向长出翅膀,装点内心的欢喜。

山是山,水是水,我们无法描绘画屏的每一个盛景,看看看出了整

个世界。

十里画屏,我们在逐渐展开的画轴里前行,在山色和雨水里前行,脚下,美没有尽头……

中鼎云涌

这里云遮千里,雾锁万峰……

我看到了牛奶般的雾悬在山腰,像是朦胧的仙境,要么慢慢涌动,要么散开,遮掩万千生灵,千山万水,还有天上的神仙,都在秋雨的雾中,雾与梧桐合伙,中鼎就有了灵气。

手机的心思太短,容纳不了老君山的幽美,即便老子已经成仙,我们也无法看破雾中的红尘。

山是山,雾是雾,树林是它们打出的旗,为游人演练含蓄的天人合一。

中鼎云涌,秋雨时下时停,我想云雾翻腾不知是“道”在物外,还是“道”在其中。云海不厌其烦,把自己撞在缆车上。当我置身于其中,雾,很深,像是缥缈的轻烟,也像无形的水。不过,我还是看到了雾散开时的样子,远看着白,近看着淡。

我已经下山,满山都是走不动的雾,它们已经挤在一起,无法用步伐丈量人的内心,无法丈量八百里伏牛山,还有对面的山脉,所有的朦胧都是令人恍惚的话语。